

##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

——我所知道的印公導師——

釋慧璉

今春適逢導師百歲嵩齡，編輯邀稿於筆者，希望能以親近導師之所見所聞，略述其事，一為導師壽，一使教內大眾更加了解導師之為人處世。辭讓不得，謹就所知數事，直敘如下。

提筆行文，不禁想起初至華雨精舍禮座，已是二十餘年前的往事了。那是個炎熱的溽暑，筆者與二位道友懷著異常欣喜的朝聖心情，從台北搭火車南下台中。計程車駛過大街，轉進陋巷，在一片草地前停下。映入眼簾的華雨精舍何其窄小（指重建前的精舍），原來這就是一代佛教導師所居之地！

進入小客廳，暑熱盡去，我們緊張而興奮地等待著。不一會兒，導師頹長而瘦羸的身影出現於樓梯口，眼神清明而慈藹。沒有「望之儼然」，卻是「即之也溫」。事後，同行的一位道友說：「導師慈祥得就像尋常家庭的老祖父一樣。」一位法師聽後，追憶她在台北善導寺乍見導師的印象：好似一朵祥雲從空而降。我想，初見導師的人，腦中大多會浮現兩句成語：仙風道骨、遺世獨立。的確，導師一身所散發的是人間尋不到的脫俗逸塵而又慈和隨緣的氣質。

二十多年來，不曾看過導師有過金剛怒目。不管是遇到文字上嚴苛的批評，還是語言上無禮的衝撞，他老人家頂多是嘆息一聲，就一切放下了；讓我了解到什麼是「事過境遷」、「船過水無痕」。有時候，教內雜誌對他老人家有錯誤的報導，或是別人對他有嚴重的誤會，他也從不辯駁。他待人寬大，那是種自然而發的行為，不需要任何的理由，也完全沒有理性的說服，或是經過內心感情的掙扎。「現代禪」的負責人李元松在民國九十一年請求皈依，導師也慈悲應允，完全忘了李元松曾無情地攻擊過他。之後，李元松以電子信函向佛教界懺悔，承認自己過去的狂妄無知，自稱開悟解脫，都是

自欺欺人的。導師的以德感化，挽救了誤入歧途的生靈，使得李元松能沒有遺憾地往生。李元松皈依一事，教內有不同的看法，但若了解導師「與人為善」的胸襟，自能釋懷。導師行事，堅守自己的原則，但對於目前充滿各式各樣方便法門的教界，只要不為己甚，老人家總以「無適也，無莫也」的寬諒態度相待。他也常說，我的徒弟不一定要跟隨我、為我做事，只要為佛教發心，不管他在什麼地方，我都歡喜。

導師最常提起的人物是太虛大師，他常讚歎太虛大師的才華、學養、寬厚、慈悲、忍辱…，用著帶有浙江口音的國語懷念道：「我們虛大師啊…！」許多親近過導師的人都說，導師的浙江腔國語很難懂。其實，難懂是因為他老人家年紀大了，齒落體虛，中氣不足。較之蔣中正老總統，老人家的浙江口音是輕多了，好懂多了。

倘若要用一個字來形容導師，那該是「淡」吧！他的心境淡泊無欲，沒有起伏高下，對待眾生一視同仁，從不在乎眾生對他的供養如何。他的文字平淡自然，幾乎沒有什麼修飾，就像他的內心一樣。他的言語平順溫和，教誨晚輩時，總是以佛法諄諄善導；「疾言厲色」與他老人家是絕緣的。因此，對於由禪門棒喝而衍生出來的「打罵教育」，他是深不以為然的。某位在家外道曾為文自稱是導師的傳法弟子（他不知道導師是不傳法的），恬不知恥地以導師的繼承人自居，說導師還鼓勵他：「加油！加油！努力！努力！」凡是熟悉導師語言的人，都知道這是攀緣附會的話；一位其淡如水的老僧，是不會說出這麼充滿鬥志的話的，這豈是競逐名利、沉溺私欲的凡夫俗子所能理解的。

曾有一次，某位徒孫好奇地問導師，是否見過蔣公，導師回說蔣公曾經宴請過他及教內的數位法師。徒孫又追問：「後來呢？」老人家笑說：「後來啊…，總統還是總統，和尚還是和尚。」現任總統陳水扁曾到過華雨精舍拜訪贈匾，老人家也僅以禮相待。政治人物的榮寵於導師而言，無異腐鼠之於鵲，他也只是溫和地隨順因緣而已。老人家勉勵後生晚輩，大多是「要精進」、「好好研究佛法」、「要有正知正見」…之類的話，而從不以世俗的名利事業相期許，也從不以變相的榮競之心來誤導眾生。

為了營養均衡，導師的三餐，是變化極少的「長年菜」，從不曾聽過他對這樣的飲食有過什麼意見。我初為老人家作食，心想導師是江南人，而江南人重口味，不自覺鹽就多放了一些。每回請問膳食適當否，導師總是點頭說好，數天後才說了「𩚑𩚑」（鹹）「𩚑𩚑」（鹹）」兩個字。有一回，土司麵包烤得太焦，導師照吃不誤，結果牙齦都磨出血來了，導師只交代以後麵包不要烤得太硬，而不說及流血之事。老人家在飲食上，就是這樣地「恬淡寡欲」，無所要求。

導師生活之規律，數十年如一日，他也常教育晚輩要過規律的生活。他曾開示：「身安樂，而後心安樂。」這與（在一般情況下）教內一貫不惜報病、過勞，也要消業障、修福報的主張是大為不同的；他對傳統中國佛教道場的繁忙熱鬧，影響住眾的正常生活及身心健康，頗多慨嘆。特別對於有能力閱讀的出家或在家學佛者，導師總是希望他們在法義上多加用心，而不要隨俗忙碌，虛擲光陰。至於為了研究佛法而廢寢忘食，萬事不關心，老人家也認為這是捨本逐末，不足為法的。他的弟子在日本留學時，老人家再三告誡：注意健康，生活必須正常，為佛法而佛法，勿為世俗學位而研讀。導師自幼體弱多病，數十年來疾病纏身，然以此病弱之軀，卻能著作等身。凡有寫作經驗的人都知道，文思培養不易，寫作非告一段落，是不肯停筆的，往往影響生活的規律；因此，長期寫作，對身體狀況較差的人而言，勢必有損健康，而不能竟功。像導師這樣的著書情形，彰顯的不只是與生具有的宿慧，更是過人的自制力。

在此順便一提，導師因《中國禪宗史》一書獲得日本大正大學頒發博士學位一事，教內曾引起爭議，殊不知這也可看出導師隨順因緣的態度，詳情請參見導師〈為取得日本學位而要說的幾句話〉（《華雨集》第五冊）。日本文學（廣義的文學）博士學位之難取得，是眾所周知的。博士生修畢課程，一邊教書，一邊繼續研究，累積可觀的研究成果以後，才開始寫作博士論文，許多教授直至退休都尚未取得博士學位。為了方便外國學生回國就業，某些學校允許外國學生修完博士課程，提交論文，便頒與博士學位，但有些大學還是不肯對留學生開放這樣的學位。白髮蒼蒼才取得文學博士學位的日本學

者，比比皆是。導師所取得的學位正是這一類的，是對學術成果及學術地位的肯定。

佛教史家湯用彤先生在其名著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第八章中，對於東晉高僧釋道安和尚（312～385）有如下的贊語：

梁慧皎《高僧傳》〈序錄〉曰：「自前代所撰，多曰名僧。然名者本實之賓也。若實行潛光，則高而不名。寡德適時，則名而不高。」（筆者譯：自前代以來的僧傳，大多稱為名僧傳。然而「名」本來就是「實」的從屬。僧人若潛隱實修，將德高而無名。若德行卑下，迎合世俗，是有名而無德。）蓋名僧者和同風氣，依傍時代以步趨，往往只使佛法燦爛於當時。高僧者特立獨行，釋迦精神之所寄，每每能使教澤繼被於來世。至若高僧之特出者，則其德行，其學識，獨步一時，而又能為釋教開闢一新世紀。然佛教全史上不數見也。…其實東晉之初，能使佛教有獨立之建設，艱苦卓絕，真能發揮佛陀之精神，而不全藉清談之浮華者，實在彌天釋道安法師。

湯先生推崇道安大師是名實相符的高僧，不只影響當代，更澤及未來。道安大師生於西晉永嘉之世，值五胡亂華，一生顛沛流離，然而著書講學不輟，為使佛法廣布，曾數次分張弟子至各處弘法；又為使正法久住，創辦譯場，培植譯經人才，致力於經典的整理校注。他並不因身處亂世而潛隱山林，雖罹百難，仍不折不悔，因此能發揮佛教之真精神，成為劃時代的高僧。

導師所處時代之艱困，絕不在道安大師之下。出家後不久，日軍侵華，神州沉淪，哀鴻遍野。導師時在武漢，輾轉至宜昌、重慶、貴陽、合江，不管時局如何艱難，身體如何虛弱，仍然不停地講學、研究、著作。勝利後，間關華北，經西安、洛陽、鄭州、開封…返回普陀。國共內戰又起，導師再次遠離故鄉，僕僕至香江，最後定居台灣。五十幾年前的台灣，貧窮落後，百廢待舉。導師創辦慧日、福嚴二道場，兼顧內修與外弘，又設立佛學院，教育學佛青年。其間，不只有經濟的困頓，更有政治的動蕩不安。更難的是，中國佛教腐化衰敗得釋迦精神蕩然無存，幾與世俗迷信一般無二。導師在內憂外患中，不顧病弱，持續他在大陸時的研究，一心想為佛教找出一條坦途。他精心鑽研，爬梳整理，括垢磨光，將真知灼見一一筆之於書。初時，教內

反應不一，褒貶各異；但隨著時日流逝，導師的思想如蒙塵的明珠，塵埃漸去，光芒日燦。導師對當今及來世佛教的影響，是已可斷言的，正如湯先生所說的：「能為釋教開闢一新世紀。」也無怪乎聖嚴法師會說，只要佛教存在一天，導師的名字便會流傳一天。

導師曾有如下的開示：「深信三寶，應從正見中來。依正見而起正信，乃能引發正行，而向於佛道；自利利人，護持正法。」這是多麼能針對時弊，而發人省思的法語啊！導師像一位嚮導，帶領著在漫長的時光隧道中摸黑前進的中國佛教，迎向出口的光明。我們何其有幸，與導師處在同一時代！我們何其有幸，能親近導師！我們何其有幸，因為他老人家的教導，可以走上學佛的正路！

（轉載自《風城法音》第八期，2004年3月。）